

林奎成 / 著

中

作家出版社

甲申風雲



林奎成 / 著

甲申風雲

中

作家出版社

目 录

21.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
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
大内易主 / 311
田府得沉 / 331
三桂入关 / 347
22.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
兵抵丰润 / 356
23. 大顺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
胜国衣冠 / 361
24. 大顺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二日
饷源之策 / 384
25. 大顺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三日
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
新朝授职 / 395
盘山凶讯 / 406
昌黎安民 / 415
26.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
大顺永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
永平闻变 / 432
追赃助饷 / 441
27. 大顺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
大内库藏 / 462

28. 大顺永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
吴襄传信 / 480
29.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
勒兵玉田 / 495
30. 大顺永昌元年三月二十九日
遣使招降 / 510
31.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初一日
回师关门 / 530
32. 大清顺治元年四月初四日
议取中原 / 544
33.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初七日
杀优索沉 / 558
34. 大清顺治元年四月初九日
誓师伐明 / 578
35.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初十日
约兵剿贼 / 598

21

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
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

大内易主

五更过后，天已微亮，除了西直门以外，其余内城八门，次第洞开。首先进城的大顺士兵从各个城门的马道涌上城墙。守城的士民市夫早已溜得光光，近畿的军兵和五城兵马司的逻卒也把军服反穿过来，有的加入了抢占城头的大顺士兵队伍——自然是刘体纯预伏下来的谍探；有的则装作是与战事无关的老百姓，趋避闪让，躬身看着敌兵上城，然后撒腿就跑。不消片刻，京师城头遍布大顺军旗。

西直门的抵抗也没能坚持多长时间。大顺军以在土城关得之于御营手中的红衣大炮，连番轰击，西直门城楼彻底坍塌，城上守卒死伤累累。

吴麟征满脸汗灰，身上两处受伤，兀自咆哮狂喊，要组织士兵死命还击，却被一群军卒死死抱住，连哄带劝加威胁，愣是把他推下了城墙。

炮声一停，城墙外数千少年个个手执长竿，竿上每隔二尺的距离，缠缚湿布，以为阶梯，齐刷刷地朝城头上一搭。这些少年便是大顺军的“孩儿兵”，大者十四五，小的仅十一二岁，都是大顺将士的子弟，自小随军征战，见惯了刀光炮火，历练得人人矫健异常，憨不畏死。此时攻城，正是这些孩儿兵大显身手的机会。待到搭稳了长竿，一个个敏捷的猴子一样，七蹦八蹿，獠升而上，眨眼间已经攀到墙头。城上的守兵，死的已死，逃的已逃，剩下不死不逃的，都是正月十五闹元宵时潜伏下来的大顺士兵，纷纷施以援手，连拽带扯，把孩儿兵拉上城来，然后引领他们打开城门，城外的大顺兵一拥而入。

至此，九门通衢，尽为闯兵肃清。各条大街都有大顺的骑兵往来突驰，一边纷纷向道路两侧的民居投掷箭矢和木牌，一边高声喊话：“大顺义兵，不杀不掠。各家打开门户，迎接王师入城。持箭持牌者免死！如有抵抗，立杀不赦！”如此反复宣谕，待到天色大亮之后，已经满城皆知了。

辰正——上午八点，大顺军入城仪式正式开始。仪式在东、西、南三面的朝阳、正阳和阜成三门同时进行。

从正阳门入城的是中标亲军。刘宗敏乌盔乌甲，身跨乌骏马，五百亲兵前导，左李岩，右张鼐，威风凛凛，顾盼自雄，从外罗城缓缓穿越箭楼，驰入正阳门。

标营一分为二，两万人马屯驻在外城，随刘宗敏入内城的另两万将士，部伍不乱，整整齐齐地排成十几个方阵，号令划一，军容整肃，有意要让京城士民看看百战征杀、终得天下的王师风采。

正阳门两侧的道路，家家户户房门大开，百姓焚香顶案，香案上差不多写着同样的内容：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！围观的市民肃立道旁，人人手持箭矢或木牌。没能抢到免死箭和免死牌的另有办法，发髻上用木签或竹筷斜插一片黄纸，上书二字：顺民。

刘宗敏缓辔慢步，刚进入正阳门，五百名前导的亲兵停了下来，闪避两厢，让出中间的道路。刘宗敏策马上前，鄙视道左。

道左跪伏着一千多人，个个衣冠不整，以宦官为多，也有不少文官服饰者。为首的三人，皆免冠囚衣，白练垂项，引领众人叩头施礼，然后依次朗声喝报：

“前朝内阁大臣兵部尚书张缙彦恭迎钧驾，束身待罪！”

“故明谏臣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服罪求降！”

“亡国内侍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弃暗投明，愿以残身侍奉新主！”

喝报之后，四周寂静，刘宗敏还没说话，突然路旁围观的民众有人高声唾骂：“奸臣！这些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！求义军大元帅杀死他们，以谢天下！”

骂声一起，道路两旁一阵骚乱，碎石木屑，纷纷向张缙彦等三人投掷。刘宗敏大手一摆，身后蹿出一队亲兵，驰马扬铙，朝天空乒乒乓乓放了一阵排子枪，骚乱的民众顿时鸦雀无声。

一名矫健的军汉，声音极其洪亮，用纯正的京师腔调宣谕：“大顺朝汝侯提营首总将军有令，无论官兵士民，投降者免死！军令如山，言出法随，百

姓不得喧哗滋事！”

连续宣谕三次，百姓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。张勳指挥一队士兵，佩刀持矛，喝令跪在地上的降员站起，拉来一匹骏马，让张缙彦骑上引路导向，剩下的全部押到扈从刘宗敏的亲军之后，以光时亨和王德化为首，另成一个方阵，徒步随行。这就意味着入城受降的仪式已毕。

三军启行，继续北进，跨入大明门。刘宗敏立马长街，游目四顾。这里是东、西长安大街的交汇口，西侧是一个过街牌坊，有个名字，叫作“西长安门”。西长安门前，五六个大顺士兵正在逐马嬉闹，个个身上缠满了抢掠而来的绫罗绸缎和珠宝翠玉，浑然不觉刘宗敏的仪仗队伍已经开了过来。

刘宗敏遥遥望见，把脸一沉：“什么人敢坏老子的军令？快快拿下！”

一队亲兵，箭一般冲出队伍，把五六个正在嬉闹的士兵团团围住。亲兵头目一声断喝：“滚下来！快去拜见总爷！”

几个士兵这才知道大祸临头了，人人脸色灰败，顺从地下了马，把身上的掠来之物卸下，双手捧起，在中营亲兵的押解下，来到刘宗敏马前，齐齐跪地，叩头如捣蒜。

“哪个营的？”刘宗敏黑着脸发问。

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五六个人谁也不敢答话。

亲兵头目飞身跳下马背，一脚踢翻其中的一个：“混账东西！装糊涂当不了死，快回总爷的话！”

“是、是。”被踢翻的这个士兵撑持起身，规规矩矩地重新跪倒在刘宗敏马前，“小的是后营李将爷麾下，先遣入城的肃道逻卒。”

“知道老子的人城禁令吗？”

“是，小的知道。”

这就不用再问了，明知故犯，立斩不贷！刘宗敏把头一摆，亲兵头目指挥属下，两个人拧住一个，用抢来的布帛，撕成长条，上捆下绑，一脚踹翻：“跪下！”

大街两侧，围满了观看的民众。刘宗敏当即下令：“砍了！就地立桩，吊起来示众！”

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声。欢呼声中，五六颗脑袋滚滚落地。立刻有许多老百姓帮着找来了木棍绳索，军民齐动手，很快把这几个犯兵的尸体架弄到西长安大街的过街牌坊上，凌空吊起，每具尸体下都摆放着抢劫所得的物

品，物品上用石块压了一张白纸，临时墨汁淋漓地写着四个大字：违令者戒！

在留下的亲兵处理这桩事的同时，刘宗敏早已带着队伍继续前进了，走到承天门前停下。按照事先的部署，张鼐要带两千人从这里进入皇城和紫禁城。

“传王德化！”刘宗敏命令身后一个执事营官。传王德化是要他做向导，辅助张鼐肃清大内。

待执事营官把王德化带到前来，跟随张鼐进宫的两千士兵也已经排好了队伍，弃马肃立，持刀待命。

“张鼐！”刘宗敏一脸严霜。

“末将在！”张鼐也知道，刘宗敏此时而有此种表情，是有重要的话要做吩咐。

“该干什么，你都知道了。不过我可再说一遍，”刘宗敏声音低沉，极其威严，“进宫之后，立刻找到朱家皇帝，拘禁起来，不许戕害！其余的人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抵抗，格杀勿论！午时三刻以前，你必须肃清宫廷，然后亲自带队站班，到这里来迎候闯王大驾！如有意外，速速派人向我驰报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这件事关乎闯王进宫后的安全，各个角落，都要认真搜索，凡遇奸宄可疑之人，不必禀报，就地处决。别以为你是跟我征战多年的功臣，这件事上稍有差池，我照样要你的脑袋！”

“是，末将明白！”张鼐凛然回答，“如有差池，不须总爷开口，张鼐自然提头来见！”

刘宗敏很满意地挥挥手：“好小子，去吧，好好干！”说完目送张鼐带队进了承天门，然后在张缙彦的引导下，勒马向西，三军浩荡，顺着府右街，缓缓驰往德胜门。

东、西两面的入城仪式也出现到了差不多相同的情况，而处置的结果却大不一样。

从朝阳门入城的是刘芳亮。

刘芳亮十四日克保定，十五日留兵一万，控扼京师南大门，他则自带三万余众，星夜兼程，直趋京师。十六日午后到达卢沟桥。在卢沟桥兵分三

路，一路占领丰台和南苑，切断京城的南路通道，另一路东取通州和顺义，夺取通州粮仓，肃清京东地面。他自己则率兵两万，于十七日午时与西路大军合兵围城。按照李自成的命令，他负责围攻的是城东的朝阳门和东直门。

昨天傍晚，刘宗敏派亲兵来宣谕了入城禁令，他连夜召集部将，层层做了传达。今天一早，按照要求，他把大部分人马留在城外，仅带三千骑兵入城受降。一进朝阳门，带头迎降的是成国公朱纯臣。受降既毕，由朱纯臣引导，左营的蓝色营旗整整齐齐排列了数百余帜权充仪仗。刘芳亮银盔白甲，策动白色骏马，神色从容地缓缓西行。一路上三军肃穆，百姓静观，整个朝内大街只有马蹄轻轻踏地的吱吱之声。

行至东四牌楼附近，寂静街衢，突然传来一阵惊悸的号叫，引得军兵不安，百姓骚动。刘芳亮注目观察，发现号叫声来自前方不远的一家大宅门前。四名黄衣士兵，正在劫持两名妇女。两名妇女已被两名士兵分别拉上马背，不甘受辱，在马背上狂踢乱喊。大宅门口，一个白发老者死死地抱住一个士兵的大腿不放，另一个士兵则为了同伴能够脱身，一手牵着两匹马，歪斜着身子，正恶狠狠地用脚朝老者身上又踢又踹。

刘芳亮看清了这四个人是自己派出的先遣骑兵，双眉一皱，亲自策马出列。两翼亲兵见主帅行动，立刻连踢马腹，赶在刘芳亮之前把现场团团围定。

四个黄衣士兵这时候才看到刘芳亮来到了眼前，先是一愣，继而知道要倒霉了。马背上的两个跳了下来，另外两个也停止了施暴，四人就地垂手肃立，也不答话。其中一个为左营的“小掌家”，歪着脑袋，有点儿满不在乎的味道。

刘芳亮做了个示意，一排亲兵跳下马来，持刀控制了四个士兵，另有两名亲兵上前把地下的老者扶起，极为和善地说：“老丈不必烦恼，我家刘将爷自会替你做主。”说着引领老者来到刘芳亮马前。

所幸老者并未受伤，见了刘芳亮，立刻扑翻在地，要行大礼。刘芳亮让亲兵把他扶起，老者只好站着拱手施礼：“小民参见青天大老爷！”

“咄！”一名亲兵立刻纠正，“不许叫大老爷，要叫刘将军！”

“是，小民参见青天刘将军！”

亲兵还要纠正，刘芳亮摇摇手，制止了亲兵，和颜悦色地对老者说：“别害怕，有什么冤屈尽管对我说。大顺义军，绝不护短，说出来我好替你做主。”

威风八面的义军首领，说话如此平易，老者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，思索片刻，终于无词。

此时朝阳门内围观的民众何止千百？谁都不出声音，要看看大顺将领如何处置这件事。

刘芳亮透熟人情，既察民意，也知道眼前这是个老实长者。为了肃军纪、服人心，少不得要从根本上启发开导了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和你的家人可有抵抗义军入城的举动？”

怪不得一再强调冤屈不冤屈，这一问，老者才知道了关键所在：“好叫青天刘将军知道，为了迎接义军进城，小民一大早就摆出了香案——喏。”说着朝身后一指。

顺着所指的方向，人人都看到了西边路南大宅门口，一张香案，青烟缭绕，案头上垂下一张大红蜡笺纸，金粉榜书，写的是“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”。

铁证如山！没有抵抗，则四个士兵抢劫民女，已犯死罪。不过刘芳亮仍有疑惑：通常军中犯奸淫罪者，多在夜晚。何以青天白日，自己派出宣谕军令的人，就敢知法犯法，去干这等下流勾当？

有此疑惑，刘芳亮继续开导：“这四个犯兵，是不是主动闯了府上？”

“这倒不是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你原原本本，详细说来。”

“今天一早，听得贵军骑兵反复喊话，小民和儿媳、孙女立刻准备香案。等到吃了早饭，祖孙三人把香案抬了出来，迎面看到这四个军爷。是小民主动上去搭话，说四位军爷辛苦，请到寒舍喝口茶吧。他们也没推让，就随小民进入客间。一到客间，看小民房中摆设入眼，先是索要银钱，小民只好让儿媳取出四锭元宝，一人一锭，总共二百两……”

“且慢，我想知道，你平日以何为生？”刘芳亮问。

“小民累世经商。”

“唔、唔，明白了。我再问你，你家中只有祖孙三人吗？”

这一问，老者不免赧然：“不瞒青天刘将军，小民还有一个儿子，听说贵军要打来，不知道贵军是仁义之师，小民心里害怕，五天前让他到京东乡下避难去了。”说着连连躬身作揖，是求取谅解的样子。

“嗯，这不必说了。你只接着说，既然给了银子，为何他们还要抢人？”

“嫌少。说这是打发一个人的数，非要每人给二百两才行。小民家里没有八百两现银，再三恳求，惹翻了他们，就开始抢人，说晚上起更时刻到朝阳

门外拿八百两银子换人……”

事理已明，不须再问。然而还要取证，刘芳亮打断老者，命令亲兵：“搜赃！”

一搜身上什么也没有。然而不一会儿，从四匹马的项袋里搜出了四锭元宝，每锭底面都有铸文：大明弘治库平足色纹银五十两整。四锭合计，恰好二百两。

这一来，人言、物证，两两相合，整个事情的过程也就没有丝毫疑点了。

“押过来！”刘芳亮喝令。

八名亲兵，迅速行动，把四个犯兵连推带搯地聚拢到一起，押到刘芳亮马前。

刚才被劫持的两名妇女，一青一少，衣饰散乱地本来羞于见人，此时相偕跑了过来，和老者一块儿，祖孙三人，齐齐下跪，也不说话，只不断地磕头，是表示感谢的意思。

这有碍执法，必须先做处置。刘芳亮略一思索，有了主意，让亲兵把祖孙三人扶起，仍然和颜悦色地对老者说：“想来府上有现成的笔墨纸砚，可否借我一用？纸要白色的。”

“有、有。青天刘将军要用，尽管去取，小民自然奉送。”

“来啊！”刘芳亮喊了两名会写字的亲兵，秘密耳语，然后高声下令，“拿了赃银，送还原主，亲自陪老丈回府致歉！”

祖孙三人，在两名亲兵的好言抚慰下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现场。

“败类！为何违犯军令？”刘芳亮指着四个犯兵问。

刘宗敏的禁令，昨夜今晨，两次申谕，这是全营无人不晓的，因而其中的三人，自知难逃一死，立在那里，浑身发抖，大约想到了众目睽睽之下刀刃加颈的滋味，不会像在被窝儿里搂着女人睡觉那么舒服好受。只有那个“小掌家”，梗着脖子，鼻子里哼哼有声，很委屈地昂头抗辩：“俺从陕北跟着闯王十几年，刀林箭雨里活下来，容易吗？俺拼死拼活掖着脑袋跟他闯王打天下，为了甚？为了他闯王当皇帝！现在江山俺给他打出来啦，皇帝俺也让他闯王当，俺啥也不图念，就想弄俩小钱花花，弄个女人玩玩，这有啥嘛！刘将爷，啥都不说啦，俺犯了军令，该死！要杀要剐，要砍要剁，俺都认了！可是，俺死了都觉得他那个军令不地道！他当皇帝金山银海随便花，天仙美女天天晚上陪他睡，凭啥呀，俺就花个小钱儿玩个娘儿们都不中！刘将爷，俺跟你

说实话吧，咱大顺的老弟兄们，和俺一样想的可不少，多啦！你等着吧，今天是俺犯法，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跟俺一样，大家一起都犯法。俺到阴间里去等着，看你能不能把他们都杀完！”说罢，犹自不屑地仰面一哼。

这样辩解，除了自速其死，别无作用。刘芳亮依然不失往日的从容：“行刑！”

嘿然声中，身首异处。四名亲兵，各持长矛，把四颗鲜血乱滴的头颅高高挑起，一边两个，分置在大道两侧的榆树之旁，再把四条无头的尸体抬起来，扔到各自的头颅之下。就这时候，陪同老者回宅的两个亲兵走了过来，把四张白纸分别覆到四具尸体上，每张纸上写的内容一样：律斩违令者以儆效尤！

众目所视之下处置了这一切，刘芳亮一挥手，亲兵们重新排好了队形，万民欢悦声中，在朱纯臣的引导下，经后宰门大街拐西四牌楼，三千健儿，部伍整肃地向德胜门行进。

后营制将军李过是李自成的侄子。李自成的父亲李守忠，生有二子，为异母所出，长子李鸿名，次子李鸿基，李鸿基就是李自成，兄弟二人，相差二十岁。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九月，这一年的十月哥哥李鸿名生子，取名李过。因此李自成比李过仅仅大了一个月，今年都是三十八岁，伦属叔侄，谊同兄弟，自小在一块儿摸爬滚打，情感上已经淡漠了辈分上的差别。崇祯二年，李自成在家乡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拉杆子造反，第一个跟随起事的就是李过。十几年来，出生入死，李过从来都没离开过叔叔李自成。李过绰号“一只虎”，威猛凶悍，勇冠三军，然而与刘宗敏相比，却缺乏震慑五营的大将之威，而与刘芳亮相比，又少了些临危镇定的儒雅之气——人如其号，是令百兽闻之丧胆的一只猛虎。这样的人，统兵陷阵，所向无敌，而治军驭下，却不免宽严失度，大顺五营之中，以他所统的后营军纪最差。今天从阜成门入城的就是李过的后营。

按照约定，后营三万多人马屯驻城外，李过率领另外一万入城。刚进城门还好，士兵雄气，赳赳不减，然而走不到半里地，在接近马市桥附近时，队伍便开始散乱失形。西城是明朝官员府邸的集聚之处，阜成门大街两侧尤为密集，高门大宅，甲第连云。如俗语所谓“乡巴佬进城”，这些出自陕西、河南的土包子，骤然来到辇毂之下，前瞻后视，左顾右盼，先是为北京的繁

华而啧啧称羨，继而就萌生了江山既定，要据财货为已有的贪婪念头。这样的念头一旦出现，便如瘟疫蔓延一般而不可遏制。于是乎这一路走来，除了护卫李过的一千亲兵，剩下的九千差不多都参与了抢劫的行动。抢劫的士兵，故态复萌，就像当年打家劫舍的响马时代一样，破门入户，见财就抢，稍有反抗，轻则一顿痛打，重则兵刃相加，闹得西城一带，鸡犬不宁。

李过明知部下违令，却视如未见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弟兄们追随他自西安至京师，长驱两千里，百战艰难，九死一生，正该有以赏赐和酬庸，因而此时而有此行为，不仅不足为怪，反而是理所当然之事。

好在从阜成门到西四只有三里路。一到西四，便出现了李自成御营的巡逻马队，李过立刻令亲兵传戒部下，抢劫的士兵这才敛手归队。尽管如此，个个腰间已经左缠右绕，鼓鼓囊囊的，抢得多者，价值数百，少的也有五六十两了。

与正阳门和朝阳门相比，阜成门距德胜门最近。但因抢劫的耽搁，李过的后营到达德胜门最晚。

——以此缘故，大顺军今天刚刚入城，京城士民便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。这两种评价在此后的几天里，口耳相传，遍布九城，茶坊酒肆里，颇有以此为题而津津乐道者。一种意见认为，新朝义军，法纪森严，大兵入城，闾阖不惊，个别违法抢劫的乱卒，当即被大顺将领磔之于市，这样的朝廷，必能政令一新，百姓从此要有好日子过了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，闯贼将士，分明草寇，入户抢掠，无异土匪，这样的贼军，岂能长久？有趣的是，持不同评价者，均凿然有据，都声称是自己亲眼所见，以至于两种意见，激辩痛驳，各以目睹为词而极力维护着自己观点的权威性，相持不下之际，竟不惜唾液互辱，甚至老拳相向。

午时初刻，李自成身着蓝箭衣，头戴白毡笠，胯下一匹赤炭马，身后两丈白鬃纛，威仪万方地从土城关启驾。

出警入蹕，俨然天子。五千御营精甲前导，右营制将军刘希尧亲率两万骁骑后扈。以丞相牛金星为首，六政府尚书及各部文职官员陪侍左右。文官之后是曹化淳和杜勋随从做向导顾问。从土城关到德胜门，延绵六里，黄沙铺路。大道两侧，禁军林立。黄盖御伞之下，李自成顾盼自若，与牛金星指

点说笑，马步悠然地踱向德胜门。

德胜门外，权将军刘宗敏居首，李岩、李过和刘芳亮三位制将军分立其后，看看大驾将近，四员大将同时跳下马背。刘宗敏肃声禀报：“三营各按军令到位，请闯王移驾进城！”

“辛苦，辛苦。”李自成笑逐颜开，马背上问话，“城里有没有抵抗？”

“没有。城里很安静。”

“大内的情况怎么样？朱由检可曾捉到？”

“大内已经派张鼐肃扫，现在还没接到驰报，想来朱由检已被我兵控制。”

“军纪如何？有没有骚扰百姓的事件？”

“有几个浑小子违令，已经处置了。”刘宗敏轻描淡写地回答。他不想说出那五六个违令的是后营士兵，是为了照顾李过的面子。

“嗯、嗯。违抗军令者一定要从重处置。”李自成表示满意，转而对牛金星说，“聚明，看来一切俱如所料。咱们此刻就进城吧。”

“是。”牛金星先顺从地答应一声，接着请求，“王爷，可否容臣再问问几位将军？”

“不必客气。你是丞相，当然可以过问军中的一切事务。”

牛金星欠了欠身子，对李自成的信任表示感谢，然后朝着刘芳亮拱了拱手：“刘将军，东城一带情况怎样？市民帖然驯服吗？”

“帖然驯服不敢说。一路走来，有些人家闭户不出。不过，开门的人家都摆出了香案。”

“沿路百姓情绪如何？”

“很平静。”

很平静就是不热烈，牛金星心里有数了：“一路过来，有无扰民的情事发生？”

“有。四个先遣传令兵勒索民财，劫持民女，已被末将枭首示众。”

东、南两面都有违令现象，则以李过的驭兵不严，西城方面如何就不用再问了。牛金星郑重其事地对李自成施了一礼：“王爷，克服敌京，固然可喜，然而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，目前人心观望，并未宾服。臣以为大驾入城之前，宜严申王令，约束三军。庶几军纪肃而民心服，方显我朝与民更始之至意。”

“有理！”李自成很爽快，对护卫在身后的李双喜招招手，“拿弓来！”

双喜策马上前，递上一副髹漆铁胎牛角弓。李自成从双喜背上的箭囊里取出专做传令之用的“鸣镝”，拔掉箭镞，勒转马身，朝后面队伍连发三矢，

然后高声喝令：“传！大军入城，有敢伤人及抢掠财物妇女者，杀无赦！”

鸣镝响处，人肃马静，李自成的命令，由前至后，一字不误地迅速传遍全军。做完这一切，李自成自感诸事妥帖，一声令下：“进城！”

五千精甲，闻命而动。刘宗敏在左，牛金星在右，三个制将军居于诸文官之前，簇拥着李自成缓辔南行。到西长安大街转而向东，整个行程，费去了一个多时辰，队伍来到承天门。

承天门前，张鼐早已列队迎候。待到队伍走近，张鼐随带四十名精壮亲兵，策马越过金水桥，齐齐立定：“中标威武将军张鼐，恭迎大顺王爷入宫。”

李自成还没开口，刘宗敏首先对着张鼐发问：“里面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异常？”

“回总爷的话，大内已经肃清，没有异常。请大驾即刻入宫。详细情况，容待入宫后再做禀报。”

一听这语气，刘宗敏就知道出了什么意外。但既然促请入宫，可知李自成的安全没有问题。因此他略一思索，趋近李自成，低声说：“大哥，你就照原定仪次入宫。张鼐可能还有话，我先进去看看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。刘宗敏朝身后的三个制将军一招手：“跟我来！”

四员大将，首先出列，随着张鼐入宫而去。

李自成策马跨过金水桥，立于桥下，注视着天家宫阙的巍峨气派。一个陕北土娃，种过地，放过羊，当过驿站的马夫，做过打家劫舍的强盗，直到三年之前，从来没想到自己也能当上皇帝。如今皇宫近在咫尺，天恩祖德，注定了自己就要君临天下。控江山，掌社稷，一言出口，四海景从，这种威风，马上就要为自己一人所独有。哼！他在心里说：当年的李鸿基，现在的李自成，终于熬到这一天了！我不仅要作开国之君，还要让子孙万代，称颂我是命世英主！

“箭来！”李自成意气豪迈地高喊。

李双喜上前，递上弓箭。承天门上的双歇琉璃檐之间，竖悬着蓝底金字的正书匾额，三个大字：承天门。李自成在马背上微微侧身，瞄准匾额，舒猿臂，张雕弓，三指缓松，一箭出弦。十年征战之苦，成此一箭之功，这一箭，不偏不倚，正中“天”字下方。

“好！”三军雷动，齐齐喝彩。

牛金星驱马上前，连连道贺：“恭喜！恭喜！箭中天下，大命有归！”

李自成也颇为得意，把弓朝着双喜一抛：“进宫！”

扈从军兵，到此止步。李自成在牛金星等一班文臣的陪侍下，过端门，进午门。午门的正面为皇极门，东边文华门，西边武英门。曹化淳和杜勋下马趋前引导，走向武英门。

门前下马，李自成昂然直入武英殿。这是事先采纳了牛金星的意见，正式登基之前，以武英殿为临时的行权之所。

要接管政权了，李自成最担心的是，明朝数千京官对大顺政府持什么样的态度。“聚明，”刚坐下来，他就发问，“是不是先发个告谕，令明朝官员都来朝见？”

“当然、当然。”牛金星欠身回话，“此事臣与宋企郊已有商议，拟了一道草谕，请王爷过目。”

宋企郊上前，双手呈上一纸。李自成展开阅看：

大顺吏政府奉敕谕

为选授官职事。照得大顺鼎新，恭承天眷，凡属臣庶，各应倾心。尔其前朝在京文武官员，限廿一日晨至午门自投名状，候本府一体汇察选授。不愿仕者听其自便，愿仕者照前录用，抗违不出者大辟处置，藏匿之家一并连坐。仰各尊新旨，共扩皇图。

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

“好、好！”李自成看罢欣然首肯，“就照这个文字，速速派人抄写，榜示承天门！此外，为防明朝官员藏匿，得有个什么办法才好。”

“此事臣亦有所思虑，”牛金星说，“可令兵政府出示堂谕，命旧朝部院、翰詹、科道等各衙门，将职官名册缴来。如有藏匿，即可按图索骥，一网打尽。”

李自成想了想：“嗯，主意不错。这些衙门都设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很集中，都在承天门外的千步廊两侧。”

“那就不必兵政府出面。——双喜！”

侍立在侧的李双喜躬身应命：“双喜在！”

“速点五十名亲兵，你带他们现在就去千步廊，要所有衙门一个不漏，令坐值长班，将该衙门的职官名册全部缴出！”

“是！”双喜转身出殿。

“另有一事，臣以为刻不容缓。”牛金星说。

“什么事？你说。”

“新朝鼎革，首在安民。目前民心未定，不能不出示安抚。”

“不错！宋企郊，此事就由吏政府一并办理。要晓谕士民，因献城甚速，姑免城民屠戮之苦。我大顺新朝，与民更始，要令全城百姓，各安生理，从今天开始，商户开店，照常经营。有士兵滋扰者，治以军法！”

“是！”宋企郊立身回答，“臣即刻就去安排。”

宋企郊刚走，刘宗敏黑着脸，负着手，走进殿来：“闯王，朱由检跑了！”

不光李自成，所有在殿里的人都大吃一惊。筹谋备至而百密一疏，明明是九转丹成，结果却功亏一篑！朱由检跑了，大明朝就不能算灭亡，蒙尘天子，照样可以号令四方。果尔如此，江南聚集了数十万明兵，一旦奉诏擐甲，卷土重来，则鹿死谁手，尚在未定之天！

李自成急得连连捶掌，是痛心不已的样子。刘宗敏脸色铁青，胡乱拉了把椅子坐下。其余文官，窃窃私语，个个都是惶惑不安的表情。

还是牛金星清醒些，指着曹化淳和杜勋厉声喝问：“你们两个奴才好大的胆子！是不是蒙骗了大顺王爷？”

曹化淳和杜勋不知所措，立刻双双伏地：“腐余之身，至为下贱，奴婢何敢蒙骗皇爷？”曹化淳极口辩解。

“那么我来问你，昨天真的在宫里见到了你家旧主？”

原来为此！曹化淳放心了：“启禀丞相，奴婢和杜勋昨天午前确实在文华殿蒙旧主召见，昨天奴婢投诚后向皇爷所供的情况句句属实，如有一字谎言，甘受千刀之刑。”

证实了这一点就不要紧了。牛金星挥挥手，意思是叫两个宦官站到一边去，然后转向李自成：“王爷，朱家皇帝，必在彀中。所以然者，我军围城于前日，密如罗网，鼠兔难逸，而朱由检昨日尚在宫中，试问其逃亡之路何在？”

这话不错！所有的人都恍然大悟：朱由检必是藏匿在城里！

就这时候，李过、刘芳亮和张鼐，三人同时进了殿来。

李自成急于知道细节：“张鼐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来我听！”

人同此心。殿里的人，包括两名宦官在内，都想知道宫里究竟发生了什